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一回 劉羅鍋初審李有義

大清江山一統，軍樂民安太平。萬國來朝納進奉，朝出賢臣劉墉；出口成章合聖明，這才亞似孔孟。這位爺家住在山東，天生扶保大清。此書的幾句殘歌念罷，亦不多講。話表咱本朝乾隆爺年間出了一位能臣，祖上係山東青州府管諸城縣人氏，這位爺本是當初劉老大人劉統勛之子，姓劉名墉，外號羅鍋。他本是廩生出身，今蒙乾隆爺的皇恩，御筆親點金陵江寧府的知府。

這位爺欽命緊急，不敢怠慢，吉日起程，要去金陵江寧府上任，並無攜帶家眷，只帶一名小內廝張祿。爺兒兩個喬裝打扮，張祿兒肩扛著被套，一直的出了海岱門，往西一拐，順著城根，又到了宣武門，復過了吊橋，往南直到菜市口，往西一拐，順著大街，又出了彰義門，門臉上僱了兩個毛驢，爺兒倆騎上了大路。

劉大人，一心上路去到金陵，小井過去到大井，枳荊坡穿過又往西行。爺兒倆催驢果然快，登時間，過了盧溝曉月城。眼前就是常新店，良鄉縣換驢也不必明。涿州南關吃了頓飯，劉大人，爺兒兩個又登程。此書不講桃花店，一直的，逕奔河間大路行。德州打尖穿過去，恩縣濟寧州一溜風。包莊王家營將船上，渡過黃河又登程。路程歌兒不多敘，那一天，望見金陵一座城。

劉大人爺兒倆正走之間，望見金陵城。十里堡打了尖，又僱兩個毛驢，爺兒倆騎上往前所走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江寧府的書吏三班人等，自從接著轉牌，說乾隆皇爺御筆新點江寧府的知府劉，不日到任，眾屬下人役天天在接官亭坐等閒談，等候迎接新官上任。這一天眾官吏正在等候，忽見兩個人騎著兩個毛驢迎面而來。眾下役一見齊聲斷喝：「口歹！

還往哪走？這是接新官的所在。再往前走，仔細把驢腿打折！」

後面的張祿兒一聲斷喝，說：「胡說！這就是你們江寧府府台劉大人！」眾役聞聽是劉大人，嚇得跪倒在地，還有眾屬下也都在道旁打躬，說：「卑職等迎接來遲，在大人的台前請罪。」

劉大人一擺手，眾官吏人等齊都後面跟隨，登時來到接官亭上。

劉大人下了毛驢，趕腳的瞧見這個光景，發了蒙咧，腹內說：「好的，怪不得驢蹄時節也不講價，我說這個買賣把我嚇住咧！

好，誰知道是我安著翅子騎了來咧，拿定我的官驢了！」說罷上前接驢，回頭就走。劉大人是何等的官府，看見趕腳的錢也不要咧，拉驢而去，就知是他不敢來要錢。大人忙叫張祿，小廝答應，大人說：「到底打發他的驢錢，他是個窮民百姓，不可白騎他的驢。」「是。」張祿兒高聲喊叫：「趕腳人回來，大人有賞。」趕腳聞聽大人有賞，他連忙跑回來咧。張祿兒拿了一吊錢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接過，叩了頭，謝了賞，揚長而去。

劉大人這才吩咐：「看轎過來。」眾下役搭過四人大轎，栽桿，去了扶手，劉大人毛腰上轎，轎夫上肩。執事前行，大轎後跟，開路鑼鳴，響聲震耳。

清官坐上四人轎，執事排開往前行。軍牢頭戴黑紅帽，衙役吆道聲。上打一柄紅羅傘，下單清官叫劉墉。民百姓齊來看，大道旁邊鬧哄哄。但則見：劉大人頭戴一頂紅纓帽，纓兒都舊發了白。帽胎子破上邊青絹補，老樣兒沿子大寬。五佛高冠一般樣，那一件，青緞褂子卻有年，渾身都是窟窿眼。繭綢袍子真難看，方腦官靴足下登。劉大人，一身行頭從頭算，共總不值兩吊銅。眾軍民瞧罷不由得笑，說道是：「這位官府真露著窮。」按下軍民間談論，再整那，大轎人抬進了城。穿街過巷急似箭，府衙門在眼下存。

大轎已把轅門進，滴水簷栽桿轎落平。張祿上前去了扶手，出來了忠良幹國卿。邁步翻身往後走，張祿相跟在後行。

劉大人下了轎，一直到了後堂坐下，吩咐張祿傳出話去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早堂，伺候受印，升堂辦事。」這張祿答應邁步往外而去。來至堂口站住，照大人的言詞傳了，眾官吏役人等散去不表。

張祿進內回明了大人，大人點頭，隨即吩咐：「張祿，把咱們爺兒倆剩的乾糧，掏出來罷。」「是。」小廝答應，不敢怠慢，打被套裡面掏出來咧。什麼東西？還有咱這京裡帶去吃剩下的兩個硬面饅饅，還有道兒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燒。劉大人並非是圖省盤費，皆因是他老人家很愛吃這兩宗東西，所以不斷。

又吩咐：「張祿兒，你去告訴廚役：一概官員送的下程飯食，咱爺們全都不需要。你拿咱們的錢，買他三十錢稻米，煮點粥，搭著這兩個乾糧，算咱爺兒倆的一頓飯咧。」這張祿答應，照言而辦。不多時粥也熬得咧，端了來，擺在桌上，一碟老鹹菜，打發劉大人用完。張祿撤下傢伙，也飽餐了一頓。及至他們爺兒倆吃完了飯，天氣也就晚咧。張祿兒點上燈燭，在一旁站立，爺兒倆又說了會子閒話。天交二鼓，劉大人說：「連日走路勞乏，打鋪安歇罷。」這張祿答應，登時打開被套，安置妥當。

劉大人寬衣解帶，上牀安歇。張祿也去歇息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霎時天光大亮，張祿起來，請起大人淨面更衣，茶罷擱盞。

清官爺說：「傳出話去：本府立刻升堂，受印辦事。」這張祿答應，邁步翻身，往外而走。來至堂口站住，高叫：「馬步三班人等聽真，大人傳話：立刻升堂，受印辦事！」外邊人齊聲答應。張祿又回明了大人。不多一時，大人身穿朝服，閃屏門，進暖閣，升公位坐下。有那屬下的官吏、牢頭、禁子、鄉約、保正人等，叩見已畢，兩旁站立。大人座上吩咐放告牌抬出，然後再觀看那些州縣詳報的文書。

瞧到江寧府的首郡上元縣劉祥呈報：「本縣北關以外路東，有一個開店之人，姓李名叫有義。夜晚間有夫妻二人，下在他的店中。李有義圖財害命，用尖刀將男子殺死，女子逃跑，不知去向。現有李有義的口供原招為證。」大人看罷上元縣這一角文書，說：「且住。店家既然把男人殺死，女子焉能逃跑？

就便逃走，他的男人被害，豈不替他夫主鳴冤告狀？依本府看來，這件事大有隱情在內。罷罷，我劉某今日既然在此處為官，必當報國為民，須得把此案判斷明白，也免良民遭屈，叫凶徒漏網。」劉大人想罷，座上開言說：「值日承差何在？」「有，小的朱文伺候大人。」說罷跪倒下面。忠良說：「你速去到上元縣監中，將店家圖財害命這一案，提到本府座前審問。」這承差答應，站起身來，下堂邁步出衙而去。不多一時，把店家李有義提到當堂，跪在下面。

眾位明公，像金陵的江寧府的上元縣，就和咱們這保定府的清苑縣、北京的宛平縣都是一樣，全在城裡頭，所以來的剪快。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那承差朱文，在下面打了個千兒，回說：「小的朱文，把店家李有義提到。」大人一擺手，承差站起，一旁侍立。清官爺舉目留神，朝下觀看：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劉大人，打量李家貌與容：年紀約有五旬外，他的那，殘目之中帶淚痕。跪在下面聽吩咐，瞧光景，內中一定有屈情。大人看罷開言問：「那一民人要你聽：既做買賣當守分，如何無知亂胡行？豈不知殺人要償命，王法無私不順情。因何開店將人害？本府堂前要你講明。」老民見問將頭叩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公相要問這件事，我的那，滿腹冤屈無處明。小人既然開客店，焉敢為非把惡行？那一晚，男女二人來下店，都在那，二十一正年輕。小人盤問他來歷，他說是夫妻二人。小民聞聽是女眷，開店人，焉敢多管別事情？租了我正房一間錢二百，一壺茶來一盞燈。諸事已畢小人去，房中剩下他二人。不多一時攢更鼓，他夫妻二人吹滅燈。小的前邊把門戶看，還有那，幾輛布車在我店中。偏偏他們要起早，天有五更就登程。小人起去開門戶，打發布車離店中。霎時之間天光亮，小民想：叫他夫妻好早登程。走近門首抬頭看：房門倒鎖少人聲。小人開門觀仔細，此事應當了不成！不知女子往何方去，光剩男子在居中；四腳拉叉炕上躺，仔細看，被人殺死赴幽冥。小人觀瞧把魂嚇冒，同地方，一並呈報到縣中。上元縣的老爺將屍驗，把小人，屈打成招問罪名。今日裡，幸蒙大人提來問，撥雲見日一般同。望大人秉正從公斷，爺的那，後輩兒孫往上升。這就是已往從前事，但有那，一句虛言天不容！」說罷下面將頭叩，劉大人座上開

言把話云。